



# 石娃北撒記

戴石明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# 石 娃 北 撒 記

戴 石 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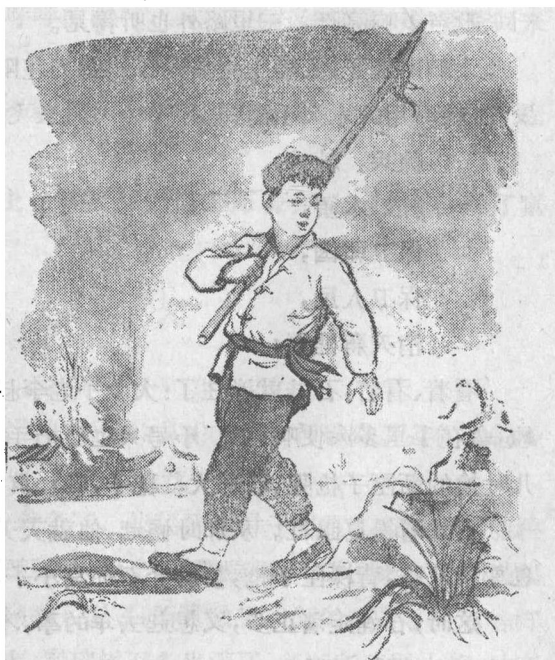
朱 寶 珍 插 圖

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石娃站崗回来，已是天擦黑时候。他把紅纓枪威威武武扛在肩上，学着战士出操的姿势，“啪、啪、啪”一本正經走着正步，枪尖上紅纓子一甩一甩的。

还是去年秋天，田里才砍了高粱，麦子还没耩上，八路军一个連曾在沙河村駐过，那时候，村子里多熱鬧呀。每天天沒亮，小号兵就爬上村头高崗子上，兩手捧着金光閃閃的大喇叭，鼓起腮巴子，嘟嘟嗒嗒吹开了。每当号响第一声，茅屋里石娃就起床了，襖一披，鞋一韆，比兔子还快窜到村前大場上。大場上白茫茫雾气还没散，四下里老槐树、黄楊树、酸棗树在晨风里沙沙落落搖着枝叶。石娃腰一扭，就嗖嗖嗖



癩上了树，脖子伸得長長的，眼睛睜得圓圓的，一声不响，等着八路军叔叔上操啦。雾气慢慢散了，村子里走出整整齐齐的队伍，八路军叔叔个个扛着大枪，挺起胸脯，跨着大步，“咄、咄、咄”，地也象是震得抖起来了。

铁流两万五千里，  
奔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，  
苦斗十年，  
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

.....

歌声多响亮呀，三里路外也听得见。

太阳出来了，大场上更热闹了。刺刀在阳光下一亮一亮，耀得人眼发花；练习用的木头手榴弹，呼呼……飞来飞去。叔叔们又唱起来：

练兵，练兵，  
练好本领，  
保卫祖国，  
保卫人民，  
消灭蒋匪军！

看着、看着，石娃就迷住了：大个子老李叔叔背的棵什么枪呀，短短的，拿在手里多灵便啊；嘿！小号兵也会扔手榴弹哪；哎呀，哎呀，连长几时换的新匣子枪呢，看那大红穗子，嘿！真漂亮……。

石娃看得真眼红。从那时候起，他就天天发狠：我要长大了呀，嘿！也要干八路，背棵匣子枪，揍蒋介石那臭小子！

这时，石娃走着正步，又想起去年的事，不由的放开嗓子唱起来：

练兵，练兵，

練好本領……

才唱到第二句，就見从村子里飞跑出一个人，石娃眼睛最尖，他一眼就看出是二华。石娃眼珠骨碌碌一轉，“啪”一个右轉弯，就藏到了路边树后头。二华直着脖子，楞头楞腦直往前跑。石娃从口袋里掏出顆小石子，呼的一声甩过去，大喊道：

“站住，小心手榴彈！”

石子从二华身边擦过，啪的一声打到对面白楊树上，二华吓的一楞。石娃哈哈笑着从树后跳出来，一摆紅纓枪：

“二华，往哪跑？”

二华眼睛睜得滾圓，呼呼直喘气，一把揪住石娃棉襖：“你爸爸回来啦。”

“爸爸回来了。”石娃一蹦跳多高。“快回去看看，給咱們帶子彈壳壳回来沒有。”

二华嘴巴撇得能挂上个油瓶：“还提子彈壳壳呢，村子里乱了窠啦。”

“乱啥？”

“蔣該死占了沂州府啦！”

“鬼！造謠！”

“王八羔子才造謠呢！”二华急的鼻尖上出了汗珠珠。“是你爸爸說的，正在大場上开会哩！”

石娃一听是爸爸說的就急了，拔腿便往村子里跑。石娃恨不能跳过土牆，飞过屋頂，一步就赶到大場上，用勁跑呀，用勁跑呀，看到場前老槐树了，辨得出場上黑糊糊人影了，听見嗡嗡說話的声音了，石娃脚下再加勁，就到了大場上。老槐树下人坐滿了，爸爸背着棵大枪，站在

人中間，揮舞着拳頭：

“……我們要和反动派干到底，不要惊慌；支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。区里已經有了指示，情况再紧急，我們馬上拉起游击队，小伙子們扛枪，妇女和娃兒們撤退到后方去……”

二华也赶来了，把嘴巴凑到石娃耳朵边，喘着气問：

“石娃，什么叫撤退呀？”

石娃气的恨不能捶他一拳头：“亏你学堂里还上到四年級哩，撤退都不懂。告訴你吧，就是叫你滾蛋，滾到后方去，不讓你再在这里住了。”

二华楞痴痴張着嘴巴：“后方？后方在哪里呀？”

石娃吐口唾沫，哼了一声：“鬼才曉得后方在哪里呀。”

大場上，石娃爸爸还在沉着地講着話，石娃却一个字也听不下去了：哼！叫咱們撤退，叫咱們走，走啦，不站崗啦，不上学啦，不种地啦，家也不要啦，送給反动派啦。石娃摸摸手里紅纓枪，摸摸口袋里石头蛋，狠狠瞪了爸爸一眼，大声道：

“哼！我才不干哩，我不走！”

## 二

月亮上来了，月亮照亮了沙河村，村里老老少少正忙碌着：担架队才出发，送軍粮的小車队又在集合了，吱吱呀呀，小車在大場上摆成了一条長龙；家家鍋屋里冒着青烟，媳妇們坐在鏊子边烙煎餅，一張又一張，給远行的亲人准备干粮；老大娘坐在月亮地上納軍鞋，一針又一針，納得密，拉得紧，給八路軍穿上打敌人；村头村尾，盤盤石碾轉动着，那是在压軍粮。石娃和二华兩個在村东头一盤石碾間压小米，石娃在里手，二华在外手，兩人肚皮貼着碾棍，手里握着扫把。二华和石娃一般年

紀，長的却比石娃高个头尖，黑滋滋四方臉，濃眉大眼，腰粗腿圓，結實得象头小驢子，他一使勁，把石碾子推得飛轉。石娃比他瘦小，累出一身汗水，心里却不服輸。他想：比一比吧，看誰先開口要休息。

圓滾滾的大月亮升到了頭頂上，月光多清亮呀，月亮照着光滑滑的青石碾，青石碾吱吱呀呀唱着歌；月亮照着石娃、二華，石娃、二華踩着自己黑影子，一刻不停的邁着步。在往日，月到中天，庄稼人早睡覺啦，可是現在呀，人們忘記了這是夜晚，人們把夜晚當作了白天，連孩子們也忘了瞌睡，他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：支援前方，爭取勝利。

石娃里面小褂已經汗透了，他不在乎地抹一抹額門上汗，把小棉襖一脫，勁頭更大了。轉呀，轉呀，越轉越快，越轉越有勁，忽然，石娃覺得他要唱只歌子，他用手拐子一碰二華：

“二華，咱們唱只歌吧。”

“好啊。”二華挺一挺腰，喊了聲“預備——起”，兩個人便拉開嗓子唱起來：

青石碾，溜溜光，

一夜轉到大天亮；

碾小米，壓高粱，

給咱八路辦軍糧；

狠狠的壓呀，細細的揚，

莫讓米里夾點糠。

石娃唱的興起勁，順手給了二華一拳头：“嘿！快推呀，讓咱們八路軍叔叔吃飽肚子，再打個大勝仗。”

二華也還了他一拳头，咧着嘴笑着：“打了勝仗，蔣介石再不能上咱們這兒來啦。”

“蔣介石那臭小子呀，哼！他不敢來。”

“那明天咱們兒童團還上土崗子上開荒種菜去吧。”

“種菜干啥，咱們種西瓜，現在種，夏天吃。”

石娃咽了口口水，象是看到了滾圓的綠皮大西瓜，在眼皮底下滴滴溜溜亂轉。石娃和二華熱心地研究起種西瓜的計劃。

月亮移向西邊去了，谷子也壓完了，兩個人掃掃碾，簸簸糠，正忙着，忽然西南上傳來轟隆隆一聲響，一聲沒完，接着又是一聲，二華一翻眼，道：

“石娃，你聽，響雷啦。”

石娃抬頭看看天，天上月亮亮光光，雲絲絲也沒一點，石娃嗅嗅鼻子，搖搖頭：

“大晴天，那來的雷啊。”

一句話沒說完，又是轟隆隆一聲，這一聲更響了，聽的更清了。石娃心一跳，手一抖，撲隆通！簸箕擱到了地上，黃亮亮小米撒了一地。二華慌了，彎下腰去捧。石娃跳起來，一把抓住了二華的膀子：

“二華，是炮呀，南邊放大炮。”

二華楞着眼，也呆住了。

炮聲高一陣、低一陣，緊一陣、松一陣，震的地也抖起來了。沙河村人人都聽到了，納鞋底的老大娘停了手里針線，烙煎餅的媳婦忘了往灶堂里添草，媽媽緊緊的摟住娃娃，小伙子們捏起了拳頭。個個跨出院子，個個把眼睛看着南邊：蔣介石反動派又進攻啦，太平日子給毀了，解放了的土地上又燃起了內戰的炮火。

石娃和二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呆呆的站着，心撲通通亂跳。還是鬼子打到沂州府的那年，他們聽到過一次炮響，炮聲帶來了災難、騷亂，一連



好几年，直到鬼子投降了，日子才太平了，可是，还没到两年呢，炮声又响了。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，是石娃的爸爸背着枪来了，他一眼看到撒在地上的小米，问道：

“怎么啦，把米都撒了。”

石娃一把拖住爸爸棉袄：“爸爸，打炮啦。”

“是的，打炮了！”爸爸皱起黑乌乌的眉毛，看看南边，又转过脸看着两个发呆的孩子，温和地道：“石娃，害怕了吗？”

石娃脸红了：“不，我，我——”

爸爸笑笑，弯腰拾起簸箕，把地上小米都扫了进去，慢慢地道：“才听到敌人炮响，就慌得把米也弄翻了，要是敌人来到了咱们面前，那你怎么办呢？”

石娃脸更红了，连耳朵根也发热了，石娃心里多难受呀，爸爸的话比骂他一顿还难受。小米扫干净了，爸爸把簸箕递给了石娃，伸出又粗又有劲的大手，摸一摸石娃的头，又摸一摸二华的头，严肃的道：

“不用害怕。害怕是没有用的。勇敢的人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都不害怕。孩子们，记住，世界上最没用的



人，就是——”爸爸一揮拳頭，輕蔑的道：“就是胆小鬼！”

爸爸說着，又拍了拍石娃肩膀，就踏着重沉沉的步子，向村里走去了。

大炮還在轟隆隆響着，一陣比一陣緊，樹上麻雀兒也驚起了，石娃看着南邊，看着吱吱喳喳亂飛的麻雀兒，却一點不心慌了。他學着爸爸的樣子，舞一舞拳頭：

“我，我才不做胆小鬼哩。”

### 三

天陰下來了，刮起西北風，呼呼的，又象是回到了冬天。半夜里，四下黑漆漆，沙河村東頭兩間矮矮的茅屋，大風吹得門窗直搖動。屋裏床上，石娃睜着大眼躺着，媽媽收拾了半夜東西，這時才睡下，過了一會，慢慢的聽到媽媽打鼾了，石娃翻個身，喊了兩聲媽媽，媽媽沒有答應。石娃心里暗暗高興：媽媽睡着啦。他伸出一只手，輕輕掀開被窩，輕輕坐起，輕輕摸下了床。吱呀一聲響，門推開了，石娃貓一樣的溜了出來。

外邊風多大呀，嗚嗚嗚，嗚嗚嗚，好象要把他卷到天上去，石娃却不在乎，他拉拉頭上帽子，彎下腰，就頂着風跑起來。石娃一口氣跑到了村西頭，村西頭有棵酸棗樹，樹底下有座新蓋的草房，黃土牆，四四方方的窗子，石娃踮起腳尖，把嘴巴湊到窗子邊，尖刺刺打了個口哨，屋子裏沒有響動，又打了個口哨，還沒有聲音，石娃心里好生氣：這個混小子，睡死啦。他用手窩住嘴巴，狠勁吹一聲，咯嗒一聲響。木橢窗子掀開了，一個人頭伸出來，石娃壓着喉嚨喊：

“二華，快出來。”

二華費勁地從窗洞里爬出來，拖着鞋，棉襖扣子還沒扣好。石娃拉

着他就跑：

“快呀，快去叫人。”

兩個人分开手，各自去叫人了。

下半夜，五六个小孩聚到了村前大場角落草堆边。蓬着兩根小辮子，披件花棉襖的，是小美；有着一張圓圓扁扁的猫儿臉和一对黃眼珠的，是毛头；剃个光光头的是長福。他們都是石娃的好朋友，小美是她奶奶的心肝肉，平时常好哭，綽号叫“好哭宝”；毛头正象只小猫，爱抓爱鬧，綽号叫“搗蛋鬼”；二华有些憨气，楞头楞腦，大家管他叫“楞头青”；石娃是娃儿头，美名叫“小司令”。人到齐了，小美兩只手捧着冻紫了的腮巴，苦着臉：

“哎呀，冻死啦。”

毛头眨着眼皮，問石娃：“咱們躲到哪里去啊，”

石娃一揮手：“走，到学堂去，那里有个地瓜窖子。”

石娃領着大家，鑽进了学堂后边地瓜窖子里。地窖里多黑呀，黑得碰鼻子不見人。几个人坐在泥地上，緊緊挤成一堆。毛头揩一把鼻涕，高兴的說：

“这里真好，多暖和啊。”

二华舐心地問：“他們会不会找到这里来呀，”

石娃滿有把握的告訴大家：“找不到的。躲到明天，他們都走啦，撤退啦，咱們再出来。”

毛头問：“出来咱們就找爸爸去嗎，”

“对，找到爸爸，跟爸爸要枪，要手榴彈，咱們就当游击队，打那些大肚子还乡团。”

石娃說着，一舞拳头，不提防“啪”的一声打到了毛头头上。毛头抱

着头嚷起来：

“哎呀，哪个打我呀？”

石娃連忙說：“噓，不要叫，被人听到啦。”

大家都不說話了，只听到各自出气的声音。外边，北风慢慢歇了，炮声又清楚地听到了，轟隆、轟隆，象在头頂上打悶雷。小美不安地捏着乱蓬蓬小辮子，睜大眼睛。四下里黑洞洞什么也看不見，小美有些害怕了：

“怎么天还不亮啊？”

長福說：“我的脚冻木啦。”

毛头用手指甲挖泥巴，摸到了个虫虫，他說：“有蝎子！”



小美吓的喊起来。石娃冒火了：

“不許吵，不許吵！”

小美撇起嘴巴：“蝎子要螫人哪。”

二华粗声的說：“怕蝎子就是胆小鬼。”

小美不噴声了，大家都閉了嘴。也不曉得过了多長時間，毛头觉得眼皮不听話了，直往下闔，他揉揉眼睛，嘴一張，打了个呵欠。听到毛头打呵欠，忽然，大家都觉得想打呵欠了。“呵——

哈——”“呵——哈——”，連石娃也覺得眼睛澀巴澀巴的撐不住了。他伸伸腰，嘴一張，還沒打出呵欠，突然，外邊狗亂咬，一片人聲喊起來：

“石娃——石娃啊——”

“二華——”

“小美——”

聲音越來越近了。

“小美啊，我的天，小美上哪去啦。”小美奶奶帶着哭聲喊過來。小美揉揉眼睛，也要哭了：

“奶奶，奶奶叫我啦。”

石娃命令說：“不許答應，他們找不到咱們的。”

亂糟糟一陣腳步聲，從路上響過，不一時又轉回來了，好多的嗓子嗡嗡說着話。二華媽媽噓啦噓啦罵着：

“這個小兔崽子，非狠狠揍他不可，躲到哪裡去啦。”

毛頭听着，一吐舌頭：“二華，你媽要揍你哩。”

“噓——”石娃一推他。忽然頭頂上腳步響了，有人走到地窖門口，嘴里說着：

“拿燈籠照照，地窖里有沒有人。”

小美動一動腳，真想出去了。石娃抓住了她，石娃心里在罵：哪個要出去，就是破壞，就是壞蛋、胆小鬼。毛頭、二華也都緊張起來，動也不敢動一下，忽然，毛頭覺得鼻孔里一陣癢些些的，象是有個小蟲蟲從里面爬出來，多難受呀，毛頭忍不住了，“啊——嚏”，毛頭打了個大噴嚏，“啊嚏——啊嚏”，又是兩聲，石娃急得出了一身汗。門口二華媽媽大聲喊起來：

“嘿！地窖里有人。”

亮光一闪，几个人打着灯笼走进来。

“全败啦，给找着啦，再不能留下跟爸爸打游击啦。”石娃想着，恨不能揍毛头一拳头。

二华妈妈走进来，一把扯住二华，骂着：“要死啦，半夜三更溜出来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哪。”

二华把背脊抵住土壁，拼命摇头：“我不走嘛，我不走，我要跟爸爸留下。”

石娃也挣脱了妈妈的手：“我不走，我就不走。”

呜呜……小美哭开啦，二华、毛头、长福也哭开啦，妈妈、小美奶奶眼泪也滚下来了。石娃没哭，石娃只是生气。

一个瘦瘦高高的人走进地窖来，他左腿锯掉了半截，拄着拐棍，一瘸一瘸的，石娃认得他是在区里工作的孙同志，他跟爸爸到村上来过两次。孙同志拉住了二华和石娃：

“小孩子，要听话呀。”

石娃不吭气，摔开了他的手。孙同志温和地说：

“撤退到后方去，那里安全，你们还都是孩子哪。”

石娃生气了，瞪着他的断腿：“不要你管，瘸腿子。”

石娃才说出口，就听到爸爸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来。

“石娃，你是这样和叔叔说话的嗎？”

爸爸背着枪走进来。石娃脸刷地红了，他想起在学校里老师常和自己讲的话：不应当讥笑别人的残疾，对残废的人应当照顾他、帮助他。石娃心里真懊悔。孙同志却没生气，还是笑嘻嘻的。爸爸走到了地窖中间，看着石娃，严肃的道：

“石娃，你知道孙叔叔的腿怎么断的嗎，他是打日本鬼子负伤的，他

为中国老百姓流了血，你呢，却笑话他。”

石娃心里更难受了，他满脸通红的抓住了孙同志的手：“叔叔，我说错了。”

爸爸点点头，又说：“快回家去吧，明天早晨撤退，孙叔叔领你们走。”

爸爸细细给他们讲不能留下的道理：“……留下来，哪个照顾你们呀，只有拖累住你们的爸爸，拖累了游击队，不能和敌人打仗了。”爸爸看着大家：“你们愿不愿意咱们打胜仗呢？”

“愿意。”

“那末就好好跟着妈妈撤退吧，好让我们安心打仗。儿童团员要做对革命有利的事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石娃低下了头。

爸爸温和地拍一拍每个孩子的肩膀：“不要难过，打走了反动派，就接你们回来。”

孩子们点点头，一行人走出了地窖。

#### 四

东方发亮的时候，沙河村的妇女、娃儿们开始撤退了。石娃背着个大包袱，妈妈背着粮食、被褥，两人走出大门。外边，天阴沉沉的，灰溜溜的云布满天空。撤退的人们一群群走了出来，毛驴驮着重沉沉的行李，踢蹄甩尾，不安的嘶鸣着；从梦里惊醒了娃娃，伏在妈妈肩上，哇哇……哭个不停；狗惊慌的咬着；被捆起了的老母鸡，咯咯……乱扑着翅膀，沙河村一片喧嘩、嘈杂。荣军孙同志拄着拐棍，来回招呼着大家，乱哄哄的人们聚到了村头。民兵、游击队也都赶来了，赶来和自己的亲

人告別，人人的臉色都是陰沉沉的，人人心上象壓上了塊千斤石。天已大亮了，南邊，炮声响得震耳，連咯咯的機槍聲也听到了；人們在炮聲、槍聲中分開了手。

石娃夾在人群里走出了莊子，穿過梨樹行，過了大沙河，再圓頭看看，沙河村的房子已被樹叢遮住了，只有插在學堂屋頂上的那面大紅旗，高高地冒出樹外，在風里飄動着。石娃盯着那飄揚的紅旗，盯着那一棵棵熟悉的樹木，恨不能甩了包袱，痛痛快快哭一場。

走了八九里地，遠遠地看到了公路，公路上塵土飛揚，多少人在走着呀。白頭髮老大娘抱着老母雞，拄着扒棍兒，一拐一拐，費勁地挪着小腳；年青媳婦抱着、背着娃娃；牲口馱着鍋、瓢、碗、杓……人和牲口散散落落拉成長長的行列，螞蟥牽綫綫似的，一眼看不到頭。石娃驚詫地瞪大眼睛：難道這都是撤退的人嗎？孫叔叔領着沙河村的人們上了公路，也加入了這往後方撤退的家屬縱隊。

雲漸漸散了，東邊現出藍天，太陽探出了頭，洒下一片金光，石娃立時覺得熱起來，背上的包袱也象是越來越重了，往前看看，灰溜溜的公路象一條寬帶子，一直往北伸出去，伸向前面連綿不斷的沂蒙大山。石娃把包袱換個肩，心里真氣悶：多長的公路呀，哪里是盡頭呢。

二華、小美、毛頭走到了他身邊。二華一面走，一面呆痴痴看着迎面大山，大山插入半天雲里，一個峰頭接一個峰頭，排成一溜。二華問石娃：

“咱們就退到這大山後頭吧？”

毛頭搶上來說：“媽媽告訴我，翻過沂蒙山，還要過黃河哩。”

小美肩上搭個米口袋，她撇着嘴只抹眼淚：“几時能跑得到呀，又要赶路，還要背米口袋，累死人啦。”



二华一瞪眼，粗声道：“又要哭啦，哭死了也不頂用。”

小美鼓着嘴巴不开口。毛头向她挤挤眼，嘻嘻笑着，念起来：

“好哭精，打手心，打一板，冒火星——”

石娃听着生气了，一揮拳头：“混小子，搗了你的老家啦，还高兴！”

毛头吓得一吐舌头，縮起头走开了。

公路拐了个弯，穿过个小村子，一排老槐树圍着十来間草屋，倒有八九家反鎖着大門，村里不見有人，連雞、狗也不見。村前一片麦田，麦苗儿綠油油的却長得挺旺盛，白木的地亩牌子上写着鮮明的黑字，这是土改后新插上的牌子，再前边的地，有的已經耕过了，翻起的土疙瘩一大块一大块的还没有耙平，有的地还没耕，稀稀落落長了些野草，广阔的田地上，冷清清不見一个人、一头牛，連烏鴉和喜鵲也被炮声惊跑了。

来到村前，二华媽媽招呼說：“跑累了，歇一会儿吧。”

大家紛紛放下包袱，就地坐下，把牲口放到路边啃青草，有的进村里去找水喝，媽媽敞开怀給孩子喂奶，沒吃清晨飯的拿出煎餅吃起来。別村上的一些人也坐下休息了，大家互相詢問交談着。一个老大爷摸出烟袋，吸着旱烟，看着空落落的村子，叹着气：

“这里也撤退了，唉！家丟啦，地也荒了。”

小美奶奶捏着又腫又脹的小脚，眼泪花花的訴說着：“作孽呀，作孽呀，我活了六七十，沒出过村子十里路，如今快下土的人啦，倒千山万水去逃难，唉！”

另一个白头发老大娘，敲着扒棍儿，搖着头：“不跑不行啊，还乡团比鬼子还毒哪，杀人跟鋤草似的，咳！”

“听沂州府逃出来的人說，进城的那天，一夜就杀了上千的人，有用枪打的，有活埋了的。”一个年青媳妇插上嘴。她穿一件粉紅棉襖，抱